

## 有书围着很笃定

□简平

我不是藏书家，但我囤书。囤书跟藏书不一样，藏书者，珍藏也，而囤书则是为了阅读。

书与人的相遇终究靠的是缘分，说到底，是一种内在的契合。所以，每每去书展，其实事先并没想过要买哪本书，但最后总是提了一大袋的书回家。那些书我就是囤着的，不一定立马就读，但却犹记在心，不会忘记，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有一天就开读了。这有些像去逛街，遇到一件喜欢的东西，要是犹犹豫豫地没有买下，那心里就会因牵记而懊恼、纠结，始终放不下来，因而人们常说，遇到喜欢的就不要错过，免得后悔不已。

当然，有人会说，书又不是孤本，也并不难找，何必囤着，想看时再买便是。可许多事并不那么简单。有句老话说得好，书到用时方恨少，有时，忽然间急着要用到某本书，偏偏手边没有，就会很尴尬，但要是书囤着便很笃定了。比如，有一回，文章里要引用《文艺类聚》，这两卷一套的书我是囤着的，于是，也就不慌不忙，仿佛胸有成竹似的。又比如，一代芭蕾舞大师尼金斯基自己撰写的《尼金斯基手记》，我都囤了十多年了，还一直没有打开过，可有一天，我关心起有关芭蕾舞创新的问题，便想到了这位哪怕受到质疑也要冲破束缚、为世人留下《牧神的午后》《春之祭》等不朽芭蕾巨作的大师，也就开始阅读这本囤着的书，越读感受越深，我想，若是早前阅读，我很可能走进不了他那狂傲不羁的内心世界。

我一直很有耐心地囤着与两个人相关的各种书籍，一个是中国的瞿秋白，一个是捷克的伏契克，只要与他们有关的书我都会囤起来。囤瞿秋白的始于1967年，囤伏契克的始

于1974年，迄今真是囤书累了，但仍然还在继续。我囤的有关瞿秋白的书里有他自己写的书，有他女儿编的家信，更多的是各种传记和评论。

关于伏契克的书同样也是如此，我囤了他的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文版的各个版本，我真的不是用来收藏或研究的，而是用来阅读的，因为每个版本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而这恰恰蕴含了时代的演变进程。这两位都是早期的共产党人，他们都有着文学的抱负，也都为了理想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们身上，我真正看到了有着深厚文学素养和造诣的革命者的初心和品质。我最近已在开读囤了近十年的《瞿秋白学术思想评传》，而且买了最新捷克文版的《报告》，虽然不识捷克语，但书里珍贵的图片可以细细品味。

其实，囤书归根结蒂属于相遇的故事。凡相遇，必有书籍背后丝丝缕缕的情愫。这些天，我囤了好多本刚刚出版的《秋园》，这是一位八旬老人讲述“妈妈和我”的故事，老人是从汽车运输公司退休的仓库保管员，她是在小小的厨房里以笔当桌写下的这部书，书里写尽了两代中国女性生生不息的坚韧与美好，我读时不断地回想起自己同样坚毅的母亲，于是，我分送给我的朋友们，让更多的人听听曾经来过这个世界，挣扎过，绝望过，也幸福过的普通女子不凡故事。

我还囤了一本尚未认真阅读的书——《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早期诗歌中的印象主义》，那是因为我有一次读到到我的一位好友写的以这诗人名字为题的诗歌，那时候，我们都风华正茂，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因此，当我看到有这样一本书，立刻就买下了，我想记住年轻时的一段友谊，一段生活，一段岁月。



风送花香。风送初凉。风送落叶。风，也可送来阵阵鹤唳，送来抓不住的爱情。

前蜀时期的成都大圣慈寺，银杏崛起。儒者侯继图中秋独游于此，高楼凭栏观景。一阵风起，一片巴掌大的木叶飘到他脚下。叶上有诗：“拭翠斂蛾眉，为郁心中事。搦管下庭除，书成相思字。此字为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在桐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有心人，尽解相思死。天下负心人，不识相思意。有心与负心，不知落何地。”（此诗有另一种说法，为唐代诗人任氏所做。）

银杏叶小，梧桐叶脆，桑叶太弱，桤木叶不着墨。剑南节度使段文昌之子段成式在成都生活过，其《酉阳杂俎》“广动植物之三”中有记载，“贝多树出摩伽陀国……此树有三种……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说不定，题诗的“木叶”即是此物。

题诗有点长，情丝比叶脉更清晰。字体清秀，寓意浓厚。

历史上的幽怨之诗，一般是顺官的墙御河而走，那是发表情诗的主要渠道。民间的野水不易负载这样的猩红之物。流水有情

立秋了，心里总会有一些期待自然而然。期待什么呢？是收获，还是对春耕夏耘的一种检验？大概都是，可是细细一想，又不只是这些。秋天对于我来说，更像是季节降临人间的一场大秀。

每年秋天，晒秋的照片便扑面而来。在徽州老房子伸出的架子上，摆放着一个个竹匾，竹匾上晒着红的辣椒、橙黄的玉米、金黄的菊花、粉白的山芋干，还有山里人家收获的其他东西。色彩缤纷的晒匾，点缀、调和着徽派老房子粉墙黛瓦的深沉色调。

我在一个秋日的黄昏去皖南歙县的阳产。在层林尽染的山峦之中，夕阳余晖里的一栋栋土楼，晕染着温暖的色泽，一见之下，顿觉惊艳。我对阳产土楼是熟悉的，也极喜欢。它们实在太朴实了，有点山里人的憨厚和纯朴。我静静站立在高处，凝神望着眼前的土楼和混杂其间的几株徽州老房子。细看，许多土楼人家的楼上晒着一些竹匾，

## 文史杂谈

## 风送

□蒋蓝



与无情，全在拾取之人的命定。

侯继图十分珍爱，把桐叶带回家珍藏。五六年之后，侯继图与大家闺秀任氏结为夫妻。一次，任氏偶然发现了侯继图收藏的那片桐叶题诗，万分惊讶，这正是她几年前游

## 秋色暖人心

□章铜胜

只是竹匾里东西摆放得更随意一些。竹匾里有青的红的柿子、雪白的金黄的菊花、青绿的橙黄的南瓜、红豆绿豆、褐色的栗子红色的辣椒、雪白的棉花。在阳产，晒秋是那样随意，就像秋天随意地山间、田野涂抹一样，不在意色调。

秋天的这场秀也在一棵棵树上。没有一个季节的树会像在秋天那样炫耀生命的华彩，诠释季节的秘密。秋天，在黄山脚下的太平湖边，我走在湖心岛的栈道上，眼前有几株柿树，叶子将要落尽，树枝上挂着一个个橙红的柿子，透过柿树望出去，远山深蓝，湖水碧蓝，沿岸，蔚蓝的波浪卷起堆堆如雪的浪花。秋天，便在柿树如画的景框中明媚起来。

寺所题，随手放飞。落叶因为文字加持而骤然抬升，风送渺冥，等于目送飞鸿。

任氏问侯继图，这片桐叶怎会在此？侯继图承认，风送。他并不知道妻子就是这片桐叶的题诗人。自此，任氏对侯继图倾心相待。侯继图也一路青云，后来官至尚书，深得王建赏识。

蜀地写人频频引用此典，均出自宋代《玉溪论事》，可我查不到这本书。查《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之定数十五，收录“侯继图”条，出处为五代时蜀国佚名者之作《玉溪论事》。后来徐渭采用这个故事编为《四声猿》里的《女状元》杂剧，遂广为人知。

“红叶题诗”历来是国粹。唐朝诗人孟启《本事诗》里早有大同小异的记载。但最早应该出自唐僖宗时江苏吴县人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可见，这则本应为孟启根据《云溪友议》改编而来。至于宋代《玉溪论事》是否为据此的再创作，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既然落红不是无情物，作者能够把木叶从水里提到风中，予以隔空传送，这个想象自然是蜀地的想象。不低。

我看过黔县塔川的秋色。在清晨的薄雾里，村庄中已经有几处炊烟升起，间或传来鸡鸣犬吠，乡村的自然景致就这样悠然地呈现在眼前。此时，朝阳初升，温情而有暖意。田里油菜叶子上泛着湿绿的光，清新而又耐看。田野和村庄里的树挺立着，色彩斑驳，深浅不同的黄色，大概是银杏、黄栌、枫树吧，也许还有其它的树种。在浓白的雾里，深红欲滴的应该是乌桕，我老家村东的石桥边也有一棵乌桕树，在这个季节，它就是眼前所见到的样子。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一个秋日黄昏，我在湖边看到夕阳中一树垂柳的金黄时，忽然就想起了这句诗。此后，一入秋，我便时时去看湖边的柳树，盼着重见那一树金黄，盼着与秋天一棵柳树对视。

每个秋天的这场秀，尽管只是时光长河里的一瞬，却能让人感受到时光的多彩与深情。

## 大家V微语

## 民族之音

□迟子建

●我偏爱格里格、肖邦、斯美塔那、西贝柳斯这些民族乐派的大师，在他们的音乐里，你能听到他们身后祖国的山河之音，看到挪威的山峦，波兰的大地，捷克的河流，芬兰的天空。

●音乐家和作家在呈现大千世界时，也许只是山峦里山妖的一声歌唱，大地上人民的一声叹息，天空中归鸟的一声呢喃，以及河流的一声呜咽。但这每一个细小之音汇聚成流时，声势就大了。

●这样的民族之音，欢乐中弥漫着悲伤，光荣里有苦难的泪痕。而悲伤和苦难之上，从不缺乏人性的阳光。就像我们此时身处的世界，在新冠肺炎的阴影中，如此动荡如此寂静，但大地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敞开温暖宽厚的怀抱，给我们劳作的自由。

●毫无疑问，经历炼狱，回春后的大地一定会生机勃勃，烟火依然如歌漫卷。

## 好好生活

□莫小米

研究者们研究成果成千上万地发表，我喜欢从中留意那些与人有关的研究。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美国某医疗中心在1995年、2005年和2015年，分三次就亲人关系询问同一批2802名志愿者，亲人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配偶或伴侣（非血亲），一类是父母姐妹兄弟（血亲）。

志愿者首次接受询问时平均年龄45岁，其中85%已婚。经过二十年追踪，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凡与血亲家人关系紧张者更有害身体健康，而与配偶的关系好坏却与健康“零关联”。也许是配偶可以再度选择，而血亲永远无法更改吧。

加拿大某大学对1001名退休老人展开为期五年的跟踪调查，将这些人分为三组：每周参加至少一小时志愿活动者、偶尔参加志愿活动者和从不参加志愿活动者。

结果显示，从不参加志愿活动者罹患痴呆症风险比常参加志愿活动的老人高2.4倍左右，偶尔参加则无助于降低痴呆症风险。原因可能在于，参加志愿活动的老人在回馈社会的同时获得了较大的满足感。

美国一项综合研究发现，95%的人每人平均同时保守13个秘密，其中5个为不能与任何人分享的“绝密”，最常见的包括风流韵事、财务状况、工作不如意、谎言、上瘾等。保守秘密伤及身心健康，因为内心折磨会滋生压力，从而引起睡眠问题、肠道问题、代谢问题、免疫力下降等。

但当你改变对这些秘密的想法时，或许可以减轻负面影响。

都说工作狂易出现健康问题，但加拿大某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并非如此，他们让一家国际金融咨询公司的1277名员工填写调查问卷，结果发现只有那些工作投入度低的工作狂，才会出现心脏病，或糖尿病风险较高，而投入度高、真心热爱工作的人，投入并享受其中，完全不会影响健康。

西班牙某健康研究所就交通与健康问题，对超过8800人进行问卷调查。经分析发现，所有出行方式中，骑自行车出行最有益心理健康，其次是步行。这不仅让他们自我感觉更健康、更精力充沛，还增多了与家人、朋友的交往。

所有研究放在一起看，归结为一个共同指向——要人们好好生活。

是研究者们的美好愿望吗？事实也许就是如此。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杨军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

零售  
专供报



6 935970 566666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lswwscgh@sina.com联系

总第9099期

社务管理部：22698080  
编采管理部：22699233

发行部：22853760 订报热线：22895302  
广告部：22699260 22699261

社址：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  
电报挂号：1032 邮编：1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辽工商广字01—257号  
印刷：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零售价：1.00元/份  
订阅价：300元/年